

書

傳

說

雜著

贊題

銘

箴

跋

題跋

祭文

李西涯遺稿
慧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伏奉教札詞意諄復所以扶掖獎借者甚厚其晚進
未識謬以資格承委任方愧懼弗暇其何以仰答大
君子期待之意共惟執事齒德並茂為士望所歸乃
力辭寵榮必遂其志蓋合于古大臣之義而 詔旨
溫厚 恩禮優渥尤近時所未有其方厠迹館閣間
目睹其盛安得不一致賀于數千里之外乎矧令器
方伯君高躋遠駕繼美是稱而適在吾宗族鄉黨所

仰企所藉蔭之地雖欲不再賀不可得也使還謹此
布意外家集一部附上幸俯納餘惟養德願壽為斯
文自重不備

與方石先生書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黑
數絕句寄興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
矣司成之薦輿論所歸蓋當習俗披蕩之餘必得清
德重望乃可庶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幟
風厲天下非分一畧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
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

右也况剡章一入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
旋床以履顧注而

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為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
出于常格於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
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
駕所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
辭詞意懇道

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

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
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

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
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沮左右無掣
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
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乎若又以
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
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強其
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躡已甚正
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爲非者
乃以是言爲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特平生之
知猶有足信而是言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謂

輿論者也瞻邇之餘不勝翹企劉謝二先生同此致
意謝別有書并希照察不具

奉謙齋徐先生書

趙中書回知尊候迪吉足慰下懷東陽七月初痔疾
復作病卧甚苦蒙 恩賜醫至八月半始出因念薄
質早衰恐難任重群憂積慮不能自解顧生地素拙
無以爲退藏計南都志既弗遂湖南舊業又荒落不
可歸惟貴郡乃先祖母誕育之地先祖亦游寓其間
風土腴厚文獻華美爲天下最而貴縣山水尤稱竒
絕乃蘇長公之所深慕往年嘗爲執事言之輒蒙引

接今已決策於此又念賤父子二人形影相附別無子弟可將事者茲託武進表兄殷通判鑑及弟康於貴縣境上少買田數畝以立業本繫情志徐為後圖必得執事指麾張主於上勢乃可成愚不敢厚望但得有山有水有佃戶歲可常稔之處足矣如猝不可得或於武進境買得亦佳蓋卜居多在貴縣而租地之在鄰縣雖數十里不為遠也執事倘許其進望示一言即謀將少物寄殷處以聽尊裁基址苟定或得早謝操杖几以從旦夕之好實平生一大幸也秋漸深惟為道自重不備

與殷通判表兄書

比聞名與旌典可賀向來清謹自飭不為人知今乃有知者矣實政之在天下豈可終揜邪僕碌碌如昔今秋痔疾有加經月始愈宦况蕭然回顧老境尚無著足之地湖南遠不可歸南都又不獲遂惟貴郡為先祖妣舊里而先祖亦嘗遊寓其間比之桑梓於義為近擬置一產為子孫長遠計嘗與謙齋徐公語及之輒蒙助掖今此計已決意吾兄必不我棄顧方有官守恐不獲及其他昨具書徐公并繼康令弟欲於武進宜興界買田數畝為本歲漸增拓倘三二年未

謝事或可成俟令弟書報當寄少物託之知亦不拒也偶之便奉告稍緩幸惟心照不具筆意今未敢

與劉東山書

承抵家後兩寄書後書尤詳中所叙多田園間樂事令人歎羨不能置而世情民瘼則肉食者所深愧也草堂賦石諾者久不至近稍物色之云已誤送他處且將續補果不補即當別圖奉寄也閱歲以來薦剋屢上斯堂之樂恐不可久淹四方知舊每以執事之去爲疑且以不克留爲不肖咎誠亦有不容違者斯賦之作益以重吾過耳而又欲補書之不已惑乎僕

不意今春復莅試事偶值奇變處之極難嫌疑既已不得不有所更定而冒怒取怨幾不能解執事乃以文體之變爲譽無亦姑以是慰其抑塞怫鬱之懷乎僕生也拙無立壑田畝爲終身計坐是未能勇退此執事所素悉武昌之產嘗累尊懷地荒路僻恐終不獲自遂今秋病疇踰月呻吟展轉中念常州爲先祖妣誕育之鄉先祖遊寓之地風土腴厚去京師墳墓不甚遠已決計於此置田數畝聊以繫情志圖去就歲稍益之倘不能俟益則盡粥新舍以供其費亦粗可辦斷不至進退狼狽以貽識者之笑爲知己之憂

也方具書宜興徐先生及武進親舊特報而舉不敢
不亟告執事執事聞之願不為一解乎方石新命不
識肯一幡然否恐所欲聞故及不具

與錢與謙書

屢得書并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
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聾牙語則又失之險怪觀與
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
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
非所當止則溢為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
以易心發之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

欲使獨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未
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洩張
特行給事形迹雖踈然能悉我意相見可一叩之不
具

與趙按王御史書

近得董郡守書云本州欲為僕擇地蓋屋廵按已准
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
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為之也僕居京師累世作官
四十年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鍤為之累况
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得脫羈馭亦豈能

遠涉數千里外而用此虛名實然為我僕屬有哭子
之痛本不暇及第恐工役已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
辭惟冀深諒郵懷愛人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為
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惠蓋萬萬
也餘謹空

與東山劉都憲書

屢得廣中書札備悉賢勞而用人一事尤急所舉數
人皆慙公論於古人集衆思廣忠益之義殆不愧焉
安攘之計固已槩定而綏撫之意勝於鋤艾其效亦
略見矣引身之疏不意即上 聖明簡在特示勉留

議者以為身任繁難未宜自遂幸少從容處之以答
聖情慰時望為一方生民之福不審尊見以為如何
僕不才多病實不堪勝三疏乞休不獲 允命適當
多事之日不免力疾供職展轉煩亂愈增悚愧知我
者亦必有以諒我也奏事入回草草附此惟為 國
自愛不具

與闔族書
夫不肖與闔族書夫不肖與闔族書夫不肖與闔族書
家門不幸兒子兆先遽尔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
吾兄弟子姪聞之當同此一慟也近累得家信要還
居茶陵蓋聞有置田常州之說故尔緣常州去京稍

近地利甚饒而田價驟賤又有諸知舊借價買田數畝因令李順父子前去一看實未能遠棄墳墓以往况今遭此大變就使得脫職務亦不過老於京邑非但不能歸茶陵亦決不能居常州姑俟葬畢即呼去僕回京也此得董太守書云爲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驚愕累日自念作官四十年不能一日鹿鄉里乃復以土木筋力爲之累縱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聲勢財力於心誠不安而怨怒誚謗亦所不免使得歸而居之猶爲得不償失今乃以虛名招實怨亦何所苦而爲之哉往歲牌坊之作在本家已爲多費而官府復屢爲之苦不早聞及其書辭免則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復陷前轍而又甚焉悲愴之餘增我鬱悒用是銜哀執筆亟達此情望我同姓深相體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見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南鄉錄尚未至二姪不審消息如何懸渴懸渴

再與闔族書

近者家門之禍哀動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反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有出田以供者其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

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惜然受
之哉所有契本輒欲封還而嘉表以為身受伯叔之
命無辭以白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
去也復元到此輒病累治不效已為棺殮買地葬之
西直門外明光寺之後聞其有妻及子女無所於託
可憐可憐嘉敬舉鄉科試錄已到此則可喜耳勿勿
不悉

再與闔族書

嘉表回已有書奉復雅意所有田契一本因渠不肯
帶回姑留在此今附去煩眼同檢入仍將數內田地

照舊歸還各主乃見骨肉至親相厚相信之情不心
再寄寄亦不敢受也前書已悉痛苦之餘不復縷縷
外房屋一事已附書與奏事老人亟止其役想能體
念不俟再瀆也

與韓方伯書

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
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
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
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為養者事之
倒行逆施莫此為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

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
於公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
沉滯幸恕瑣瑣

答楊遂菴書

累辱慰問語意懇備非異姓骨肉不能為此言近者
承致厚奠重之以辭喬生之行僕實偕往疎聽宣示
神魂俱失蓋自亡兒之沒師友尊幼枉祭者五十餘
篇而語之懇意之備至此極矣感刻之餘不敢言謝
亡兒殘草承為遠致覽之泫然此兒存時不覺其進
目今觀之實亦有過我者豈鍾情溺愛之蔽故然邪

先生酷愛此兒訓迪誘掖恩同其父而兒不能少有
報稱以死負負不可言感事觸物登高望遠不獲握
手一慟以洩胸中憤鬱不平之氣尤為可恨也倪青
谿傳體齋兩先生先後傾逝一時人物凋謝至此固
當為天下痛之友朋故舊之私又不俟論劉東山尚
未至謝方石又將去矣向來懷抱作惡糾如亂絲人
便聊此一布目痛不及親書并希心照

復徐都憲書

病中屢辱存問甚感近寄到陳提學所修闕里誌諒
已經裁定紀叙詳整快閱一過間有欲商確者輒附

其下仍粘票于上以代面議用硃筆者病目新差取便閱視初不計其僭後始覺之萬希情照古今文字頗亦增入數條並聽采擇先聖像如聞用廟中石刻蹙小爲之雖筆意可觀未審能不失真否今將閣本諸書所載今京中名筆用薄紙摹出各附一幅亦惟擇而用之繕寫雕刻須得良手仍校對真正乃可傳遠國知精鑿及此然此事關係極重工不厭精言亦當不厭多也餘俟後悉不具

與陳提學書

承寄到闕里誌紀叙詳整足徵學識而扶植教化之盛心固不待言也病告中快閱一再過頗有欲商量處如篇目中門第二字恐未穩帖世家事蹟等舊文各出原本今既輯于一編而前後重複意欲以世家爲主而年譜等文略相照應不復詳書朱墨所到稍以一二處發例煩重加檢勘得十分穩當爲佳先聖圖像聞倣吳道子石刻蹙大爲小恐未免失其形似今屬京中名筆就各書原像摹出數紙可擇而用之古今碑刻所載已多而賦詠頗少今稍增數首以備采錄若繕寫校對雕刻之工諒能一一介意使極精當庶不孤此盛舉也草草奉復餘在都憲公書或可

互見不具

與衍聖公書

去冬衆疾交作衰憊不可言自分休退三上疏乞身不獲京俞允又辱別遣醫來視踈踏無所容延及暮春病勢始却茲以初六日入朝便中附此以慰至懷廟垣事緣原奏不曾備析買換民地不致虧損之故愛民惜財實出

聖意似無容議矣闕里誌已修成寄到山東兩生在此守候今略爲增損寄去即入梓却是一時羨事閣本孔氏實錄諸書已抄得數部付陳提學采輯畢當

就彼裝送寘奎文閣中永爲家寶也孔學錄近有書及此故以附知草草不悉

復松露周先生書

比得手教知清恙始平尚須調攝但

聖心簡在輿論所歸恐不獲以自遂留都之

望猶未愜焉發此爲兆亦一轉移間耳伏冀少迂台

旆以答綸音無疾其驅請以昌黎此語爲贈區區

不才久辱知愛國憂邊警大弗戡勝龜勉日夕甚

踈候問便中奉布草草亮之萬萬

答章祭酒德懋書

久違風采已閱十年感舊懷賢曷嘗少替久稽寸札
顧辱長牋疾病之餘神思荒落加以 國憂邊事日
夕靡遑內省愧恨不知所以為報也恭審名膺 簡
命任重師儒山斗之望與日俱積絃歌衿佩之士未
嘗不樂得其門平生所學宜於此焉試矣說者乃謂
習成而後教功難而日寡簿書條格之所不能盡抑
孰知身可為教誠能動物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者
哉方石先生南北並望天下以為美談旋以不得已
之故力求休謝世事之不易合乃爾於此蓋益重先
生之思先生雖固執謙退亦安能自解於天下哉定

山在京時已病後遂至此聞其子亦能詩但志業恐
不繼直夫幸終首丘之願而有子有孫又不失其名
節以死差強人意此皆平生故人聊復一道餘不多
及秋暑未平惟以道自愛萬萬

復謝方石書

前歲三章之乞復成畫餅旋值 國哀預聞 顧託
大義所關誠如 來教去冬偶觸事會彼此去留體
同而跡異久衰多病之身分不能起觀縷連章展轉
踰歲忽以問 安禮重事涉驚危群望交趣若無所
逃於穹壤之間者不免黽勉一出以需後期故吾尚

存竟不知稅駕之所恐全身完名亦造物者所靳也
知我罪我者以為如何憂苦縻積千緒萬端●札所
將不能一二便中略此奉布惟以道自樂用慰瞻羨
之私幸甚

與王守漢書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汙濁者
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橫羅羈
弔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復隔塵世羨慕之極不
能為情憂勞併集久踈候問亦坐初心且負無辭以
相白耳比聞尊候未調旋已勿藥不勝忻慰王敬止

同略布一二餘非筆舌所既諒之而已

與汪抑之書

去年得南京書知榮養不遂抱哀而還殊為驚怛幾
欲致書奉弔沉憂積冗勢不相及加以故舊分散鮮
有良便無由憑附至今耿耿耳緬惟大事既襄讀禮
之暇孝履安節行藏曲直付之公論定勝之機亦復
不遠此固哀戚中所未暇而與聞黜陟者寧能愬然
於此乎茹汙含垢之餘粗有以白諸大夫士者亦幸
以為解脫之地茲其時矣孔氏女至京病劇情緒極
不佳聊復草草

與吳克溫學士書

南歸後聞有大故不任驚悼遠惟孝履純篤哀痛可知每欲具書奉弔抱病衝憂將作復止顧辱雅誼不廢殷勤愧負之懷曷以云喻茲以辨香足幣少致區區沈亞卿令子來適值孔氏女在京病甚不及見以去便鴻之不可恃乃爾尚奚道哉屈蠖之伸理關定勝南州二雛亦豈卑微之物乘便附此餘非泓穎所盡不宣

與沈亞卿書

比承令嗣致所寄手札嘉惠適以孔氏女在京病劇方集醫議藥不能出見起數日謠之盛綱云已整駕具書俟之則既發矣至今快快像贊不敢例辭但值冗迫未能屬筆承寄蘇祠記文二幅中間尚有誤字前所謂二十幅者蓋未之見也此文雖陋事體亦不細倘衰疾未甚欲自書一紙聞蘇州有善過朱者或可別議之乎家集猥及賤名倉卒酬應皆辱收錄頗記遊朝天宮二和章險韻長句不知偶遺之邪抑有所擇也匆匆略附一笑不能悉

與東山劉先生書

自得六盤山之作讀至末句令人黯然銷魂不敢以

病告時不預其事為解計窮力竭俟命與時固有不
得不然者久稽奉和豈敢頓忘正坐無辭相白姑徐
徐云爾今年四月以後計必南歸不意事多反覆中
間曲折不能縷數九月得遽菴報云已遣人奉接河
西道梗未得消息為之惘然惛惚初定乃發舊篋奉
次元韻是日復得遽菴所致手書有再經六盤之句
因憶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又以驗物數之
有定也再和一章并書別紙以代晤言方石二月內
壽終貞菴固無恙嚮所傳者真妄相半乃爾然貞菴
次繼子死于京師元繼子甚不得力八十餘人遭此

佛意其情亦可想也蕃兒論策頗解出奇今歲不中
不意復蒙例廕苦辭不獲老母漸衰或者藉以為慰
而非此兒之志亦嘗繼之以泣也非平生知己誰則
信之匆匆不既惟倍加珍攝以隆壽祉不勝至願

與林待用書

累得軍中書知賢勞之際不遺舊故非篤於道義何
以及此敵愾之賀前書已略具矣聞令器應試闈藩
諒已得捷尚未得報哭方石詩曲盡情思向來惛惚
書簿間久不作詩顧於此有不容愆者輒次來韻具
在別紙諒惟情照來書所云信有佳句第於聲韻似

有可商確者苟不厭其煩猶當嗣有所議茲亦未暇也未間不具

與孫志同太宰書

呂亞卿梁閣老前後寄到手劄情誼周悉近喜喬遷太宰允符士望令器亦擢高科名門集慶非獨為鄉里通家賀也僕久衰多病未遂投閒習隱之懷與歲俱積百責所萃何以堪之小兒兆蕃方銳意舉業不謂謬承廕錄苦辭不獲至于飲泣非情知愛不敢為此言實懼無所底就以負大賓君子禮教之盛心云爾便中略布一二不具

與陳德卿書

聞憲節未發南京比以北畿多盜有旨趣行此時計已在途矣孔氏女沉憂積病就醫來京百療不效比於十月二十三日死矣可勝痛哉老病悲苦中諸不暇及亟致此耳

與劉東山先生書

何生來知道體康適但不得一字為恨區區心跡無以自明私竊揣度恐平生舊故亦不相信而何生乃能備達吾兄之意若冥會而洞照之者世猶有知己存焉死不恨矣且僕於吾兄豈恃何生之言而後信

我顧其跡誠有未足取信者耳向因多事黽勉至今
茲不得已復申前請而尚未遂然麋鹿之性已不在
關竝中矣數日後當再報近刻老父字法今寄奉一
部通家骨肉如吾凡者更復何人覽此當為我一慨
然也前所寄詩聞有未到茲以別紙錄上曹大叅同
年子故可託也

答喬希大書

走處身無狀不能勇決必退以逃貪冒之譏夙昔初
心中間事勢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燭者無容喋喋第
聞遷轉官僚一事衆議以為不當此有不得不言者

蓋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四衛門乃國朝定制
今通無一員是百餘年所未有坊局諸印例皆內閣
委掌不過寄之翰林翰林學士又闕有一人帶管二
印者既非吏部所得具缺豈可不為之處翰林遷轉
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自逆賊擅權老姦附和四
三年來脩會典者退降陞職脩實錄者擠黜大半當
是時旁觀坐視不能捄正咎有所歸後雖稍稍復舊
而資格尚淹員數反闕變而通之勢不能已彼此兼
職固是

祖宗朝深意明旨昭然嚮時單除却是故為恠惜耳

若謂宮僚無故不宜預設則成化弘治之初嘗爲之矣宮保太少又其大者非惟累朝之所不廢而今亦有之且嫌於無陽固宜有深望而預待之者必欲盡虛此職而後爲當可乎不可也若又以其常事亦將而植私恩則凡掌銓曹者查缺選官乃其常事亦將避此嫌而盡廢天下之官乎况今遷轉之官有當日考滿者有滿在數月者計資筭歷無益有虧怨罵之聲不絕于口蓋當議擬之際亦爲朝廷靳惜名器而非敢以相徇也顧外招物議內拂人情公私之間兩無所據實由識計踈淺處置乖方卽此一事敬聞

過矣知我罪我其將以爲如何

再與喬希大宗伯書

近兩得書寒溫外別無一語豈有所懲故爲是默默者邪計希大於僕不宜爾或前書過于自辯致希大不自安蓋於希大有不容不盡者若今道路謗責之言洋洋盈耳僕曷嘗置一喙於其間哉顧進退之迹無以自明如後所誤報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又悔其誤豈於僕之素心亦有未諒者耶病告中不能多言聊致此耳繼有所聞幸勝致一二以爲藥石無悵無悵

懷麓堂文後稟卷之十

懷麓堂文後稟卷之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夫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甲科躋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于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

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幼駿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泯沒略舉一二為後進君子道之廢他日有續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局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彊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理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草疏以進

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枷暄于市人皆服志

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毀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毒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播鼙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跣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

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
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好面折人過徐天
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
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皆禮為上賓素習家
禮士大夫家有事歛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
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
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
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
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
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碎莫能辨購書者踵
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
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粥之人多傷之
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呼為賀生
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子不能
詳大抵名勝輩也

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
人者瑣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
音為業人呼為醬楊天順初、迎鑿之後武官胄士

卒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
搖手謝曰我祖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及蹈禍
穢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
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主事鐸
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
器其女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敏贍其女弟以居
至于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
匝皇城見其甃石堦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
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
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

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
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頃郎中文恭惡其瀆
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
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怏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
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
失及遭沮抑輒嘆曰 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
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慮惡足計則應曰自某
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
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
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度人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

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
何心哉獨何心哉

姜貞菴傳

貞菴姜公名諱字用貞貞菴其所自號浙江嘉興人
也少為縣學生博覽彊記尤精尚書學景泰庚午
鄉貢登天順甲申進士擢行人司左司副以官政自
律與寮屬胥勸戒一時奉使爭檢飭尚廉節被簡為
御史者相繼會司正關衆屬貞菴貞菴薦行人林雍
而處其下人以是多之九載秩滿以母老圖便養遷
南京刑部郎中諫鞫明怒遇親屬交訟必委曲開導

務全其恩若狹勢撓法者則不少貸嘗有疑獄歷數
司不能直立為判決尚書周莊懿入以公平清慎書
上考擢知漳州府值歲歉海盜蠹起乃發廩振乏招
賊黨數十人其弗率者簡練丁壯授以方略禽其魁
餘黨悉散民賴以不擾又築堤捍潮濬塘置倉以備
旱溢禁佛齋作義家立鄉約以高東溪之名節陳北
溪之道學皆建祠祀之又為文以表迭監郡之節義
顧都司之保障為榜文數十條勸諭防範靡所不至
治行為諸郡首後八閩通志載其事為詳成化甲辰
入覲歸毋益老遂乞終養漳民懇請不赴則相與建

生祠勒惠政去思二碑弘治辛亥知府闕耆老數輩請之朝庚申又請焉皆不果貞菴家居幾二十年睦處宗族母喪禮葬葬兄嫂皆盡制以無子立元子某為後其自處益嚴甚未嘗輕入城府視官事若將流乎其身齒德並積屹然為鄉邦之望嘗於先壟東自作壽藏名曰敦艮封樹深密時與賓友載酒散游樂其中識者又稱其達云貞菴素負賞識不輕許可其試于禮部也與劉公時雍及予講學京邸相知厚及同舉進士與方石謝公交亦然今予承乏內閣時雍為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方石為禮部右侍郎掌

國監事而貞菴獨執德抱藝歛而樂糴入事之不齊乃爾然其所自守亦耿耿不可磨滅二公謂古有生為友作傳者以貞菴屬予故采其事行之大者于篇贊曰張御史稷巡閩還報官吏賢否籍謂貞菴有盜化民安語予見而問曰化亦易言哉張曰漳人有某某者家為盜姜守撫諭之遂感化不復作此誠難吾有所試也若當政行志得之日小有所不合輒毅然引退無纖毫顧戀尤人所難職銓曹者誠知之宜不聽使亟去以終此政且大有所試也故世恒患人才之不盡知且不盡用也如化盜事予於貞菴尚不能

知况他人式及貞菴退處久而不易其節大夫士經其邑里者未始不重之謂其尚可用而貞菴亦老矣雖薦且不出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少為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有兩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同其姓執為己業公曰張家灣盡屬張家邪事乃直以精敏聞遷員外郎知西安府歲饑甚發廩出貸仍為措畫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餽餉不之西安水多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

廢或議引瀟河水自丈八頭置牖入城以洩于隍積

澤既久城且壞公因丈八之制開新渠貫城中經漢

故城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稱為余公渠巡撫都

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賜勅旌異成化初陝西布

政使有不職者戶部尚書年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

代之吏部謂其侵官年力辨不能得都御史林公聰

亦薦公擢右叅政督二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滿四

之捷公在軍中贊畫為多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相慶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

形勢上䟽言北虜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為界

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虜覘知河套所在入屯其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臺之際築牆建堡又於界石之際因山剡削其高若城每二三里則為敵臺崖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為偵敵避射之所蓋自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里凡為堡十有二塚牆崖砦八百有奇小墩七十邊墩十有五又移定邊安邊二營于近地或以為棄地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營就險可守兼利耕牧省轉輸費是地未嘗棄

也又請置榆林衛取逋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鉅細畢具率範鐵為之識以歲月至蔬果之類亦隨宜教藝而時巡省之自是虜過城下必嚙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宜令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陳弭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輟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餽餉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

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者六千有奇又以陝
所易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所
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賜勅
獎勵有北虜畏威西戎遭劔之語 召拜兵部尚書
論功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 賜金瑪瑙帶文綺
麒麟服遼東守臣阿權貴意請征建州內附夷人以
為功公議不可因請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
則極論其啓釁失利之故宜寘重法

上賜詰問闔部待罪公獨承之云皆臣子俊所為
上怒亦解時貴州守臣言播州苗賊為患請調兵會

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以為言此要功者因極論
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乃已聞母病憂悸成疾

上令中使以醪米宰具來問而遣醫視之及以喪告
給驛 賜道里費命有司治祭葬服除 賜勅召之

改戶部尚書大同失利 命公總制諸軍事公請京
兵分戍要害紀律一新虜再引去

上遣錦衣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之師還加太子太
保以星變上言請禁貴家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于
外者復往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官府至大同築
外城置樓櫓造戰車數千兩為練武圖以教士卒錦

衣百戶韋瑛者附勢亂政謫戍宣府後妖言事覺公
坐以死法斬于都市時論快之未幾復改兵部召
還朝俄改左都御史留鎮大同有論其糜財病民者
命工部侍郎社公謙及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無所
得落太子太保致仕未踰年仍召為工部尚書復
太子太保再閱月

先帝升遐公力求去

今上慰留不許弘治初臥病公署疏三上

上遣醫賜羊酒乃復視事慮近戚之希恩濫爵者上
言馭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公義不以私

恩因乞骸骨

恩禮益厚比在牀褥猶手削奏稿

湖廣四川荒甚陳弭災禦盜之術至寢不能寐再遣

醫視疾弗瘳已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寶鏹萬貫

命有司

給棺歛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錄其孫繼

祖為錦衣衛百戶公沈毅寡言而中博達有才略務

勤官政尤篤孝友在陝時屢乞終養不得比居母喪

格其子寘勿會試禮部念弟子偉為父遺腹殊愛之

子其遺孤寘舍其子而請廢為國子生為知府時有

寇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生年好讀書為

詩文有奇氣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娶魏氏封夫人卒
子二寘其長舉鄉貢孫繼祖既廢而大寘乃復就廢
進于戶後以征苗功擢指揮僉事

今上聞其才命理錦衣衛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
亦有賢聲公嘗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
偽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
名言

贊曰予嘗接令公談卽事論事必欲實見諸行往復
曲折大抵皆國家天下計也及跡所施設歷歷可指
數而在陝西功為多在延綏為尤多蓋以沿邊數千

戶屹成巨鎮與寧夏甘肅並為陝之保障雖童兒女
婦莫不知頌其功及用于北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
後未及興而衆煦山動或者乃并延綏之績為疑然
則大臣之排羣議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
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為國家
天下計亦為是言何哉必若所言則都重位饗厚祿
者皆將諉於傷財害民累歲積資計日受代而不復
知有天下不至於大壞極弊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
勵志勤事惟日不足如陶士行者哉予故傳公俾凡
有吏責者勸焉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涿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英宗復辟改修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

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一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 莊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如何亨軌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 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 宣

召賜賚絡繹于道公感

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腑一日欽天

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

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

當大責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具當坐反牛

玉獲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活其徒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避之時亨與太

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殺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

及亨緝捕甚急舉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張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書亦不
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身立誹謗
之本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不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
夫不用率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
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
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彥從子處鎮大同遣使獻捷內

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
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
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公問為

上言曹石執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亭諷令稍自斂戢
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躬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
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
知道漵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其者曹石黨也憾公
嘗言其不可用至是族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

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為幸臣都督
李擇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楮急氣奔且死涿人
楊四者頗尚意氣為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
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楮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
燒罄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
釘脫楮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
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
戍時太監猛虎石鎮井肅相傳有密諭湏生不湏
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

俱以不執敗

上謂內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
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
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
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纂脩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
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清理
庶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
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公才素

大不屑條格動輒為闕達計築西湖隄溉田數千頃
京庫輸納多為解戶所侵公畫一會筭省其半費士
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皆切齒憾
之其責有力者其騰為謗書橫莫可遏公亦厭苦吏
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已敗
朝廷遷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為
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忘者因肆為媒孽皆
得罪去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
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
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葬堅村世墓公於

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
世其為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
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
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
就惟類博藁僅存十卷行於世深衣纂誤一卷藏于
家配宋氏西安咸寧人以賢明稱生四子增堂皆慧
而夭其二殤也女六人長聘天津右衛指揮僉事呂
昂次適朱泉次適監察御史李經次適今具官東陽
次尚寶司卿李珩次順天府學生李鉞六女者皆卒
其甥女趙氏適公友鄉貢士潘公流清子辰今為翰

林五經博士經東陽及辰皆公所自擇云
贊曰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于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
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
復辟之初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
感槩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于天下而為權
姦所構又厄於媚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
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
自見也惜哉然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
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為祠以祀之他可
知己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為公累是徒以成
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
之闕且手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梁樺遺其後之
人

儲處士傳

處士姓儲氏諱某字仲文其先昆陵人國初徙泰州
為鉅族處士生而醇篤言動不苟悖行孝弟不煩師
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興嚮慕若固當

然者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
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
橐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
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邪比歸所
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寔落間曝于門捨遺金十數兩
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
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戍某
地費不給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遽失去將死
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并金幾何
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

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有飢色予之
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
皆嘖嘖稱歎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
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
人曾孫嚙嚙鄉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
京戶部左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
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

論曰蘇子嘗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
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謂矯強者易而造
次急遽者之為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

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為之顧以此勸世猶有不
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為難其拾遺金時
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即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
有定見恐為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悵惜
而方自以為慊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處士卒六年
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當
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為而為亦不
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為報者
而後可以為勸也戶部惟祖德弗白是懼自述事狀
以告于太史氏請為傳以傳姑著其大者如此 終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十二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近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
夫泉由靜而動自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
為用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
形隨時濟用溉而為田潏而為澮匯而為溪為河為
江為海人亦忘其為泉也而泉實有之孔子孟以水喻
道以此故也後人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
所謂一源者謂即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

所謂無間者謂理寓乎物而非因物以爲理也然則
即象以求道其亦甚近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
爲學則有蒙之象以之爲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
德擊蒙之戒合内外人已而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
也國賢篤學而力行既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
江西學政有教之責焉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
泉之在惠者則徒取其名而非濟于用國賢蓋因是
以求道而非局于是以爲用者也國賢以爲然乃書
以贈之

孔氏四子字說

宣聖六十二代孫曰聞韶聞詩聞禮聞善聞韶以其
父衍聖公以敬之命因叔父衍聖公以和上京師禮
娶予女以歸公爲之請字于予予字之曰知德繼又
有請乃字聞詩曰知言聞禮曰知節聞善曰知本而
統爲之說曰韶舜樂也舜作簫韶極聲容之盛歷千
數百年而季札觀于周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
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數十年而宣聖聞于齊曰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是焉爲其然哉作樂者必本
乎德舜之德諧于家而化于天下故能見乎制作播
之聲容而其爲效至于神人和鳥獸格此所以爲樂

之至也故宣聖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惡其亂雅樂也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宣聖之德不亦於是而知乎人能知樂之本乎德則所以涵養心志薰陶德性以爲成人者可幾矣故字聞韶曰知德詩者言之成聲而未措之樂者也其爲教本人情該物理足以考政治驗風俗人能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能言古之詩宣聖刪之以爲世訓謂其子白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蓋以此也故字聞詩曰知言禮者理之節文而爲事之儀則其爲教有品秩有制度所以固人肌骨

之會筋骸之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人能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能立禮之經宣聖定之謂其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有子得之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字聞禮曰知節人之性本善而無惡其有善不善者習也必明乎善而後可以復其本然宣聖言繼善成性孟子言性善程子釋之曰學而知之則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顧已有未盡知者必資之乎人人與己之善一也舜聞善若決江河禹聞善言則拜蓋雖聖人猶然况其下者乎故字聞善曰知本且君子之學必資乎聞而聞必貴

乎有擇擇而不能行其與不聞均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者亦獨非宣聖之言也乎爲孔氏後者顧名思義慎其所聞擇而行之則去聖雖遠亦不失乎所謂聞而知之者矣予見聞韶醇謹好學足承世澤又聞其諸弟皆秀穎林立方興而未艾二公之善教皆於此徵焉予不暇汎引惟以先聖之訓爲的而以群聖賢之說證之嗣此尚有字者引而伸之可也

移樹說

予城西舊塋久弗樹北闢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爲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錠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移其坎之南較絙樹腰而卧之根之罅實以虛壤復卧而北樹爲壤所墊漸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于坎棚木爲牀橫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武植于墓後爲三重閱歲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于門又夾神道而南以及于涂再開歲而視之其成

者又十而九也於是條幹交接行列分布鬱然改觀
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次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
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于旦夕之
近而巧奪于二十餘年之遠蓋其治之也有道而行
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
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為君子之歸也哉族子
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
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觀法而
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竝進再誥有司將歸
省其親子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

說以貽之

書某節婦事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
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為游蕩日以漸困
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為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
謀稱其母為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
吾輩彊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即解纜以
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治
有一商者矜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
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

子先躍于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高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為婦始悟其給已也即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為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為我具鷄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子衆曰兒子驚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為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眄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為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使難贈為太常希大

正德丙寅春二月太常少卿喬希大奉使代祀于山西謂予曰使之道難矣先生幸教字乎予贈以一言

曰敬蓋古之所謂使者以專對不辱命為能然必曰
行已曰達政以為之本非徒能也今四海一家言語
辭令無所有事凡受之朝廷以施于天下者皆命
也而惟祭為大若代

天子所有事于山川帝王藩府園墓之地則其尤大
且難者也舜命官必曰往欽哉命秩宗曰夙夜惟寅
欽寅皆敬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以祭喻敬也
而况於祭乎夫

天子者天地神人之主也當正始之際為代告之舉
具名而後命御殿傳制而後遣禮殷而義重山西

之祭為海為瀆者各一為帝王陵寢者二為晉六代
四王藩二王墳園者共十有二專使而並攝其難殆
有加焉玉帛鐘鼓登降作止之節非其至也希大志
行端恪足以有為初命為儀制既習于所謂禮歷
考功文選凡禮官之宜否稱負多其所銓授而考覈
之者也今又以專職承特遣必其誠敬足以達
聖情精白足以格神貺使之道固所優為而亦豈可
易而為之哉且希大以四品滿三載請移所得誥命
贈厥考郎中君及母宜人竣事之暇將道樂平故里
焚黃而祭祭之道一也而公私先後之義則殊當

郊藉祧祔之餘海濱陵園之後而因得以及其親私
不廢公情不捨義典章著而倫理盡矣若懷古而思
登高而賦文章歌詠足以發其心志而播之鄉國者
又其餘事矣必爲希大道哉希大舊學于予友遂菴
楊先生及于其視予也猶其視遂菴也遂菴提學山
西予嘗爲作政難希大之行非政也使也故答之云
爾與希大游者李郎中貽教輩請書以爲贈作使難
希大之兄中書舍人本大時予告于家予之視之亦
猶視希大也因并以告之

原禮贈壽希大宗伯

禮之道何始乎自天地以來有之矣禮之名何始乎
自經籍以來有之矣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
焉禮之云者配仁義智而爲四德合信而爲五常配
吏戶兵刑工而爲六卿配易書詩春秋而爲五經其
所自爲名者合天地人而爲三合吉凶軍賓嘉而爲
五合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爲六以經言則有三百以
曲言則至於三千極天蟠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
行之則在乎人若其所以行者則有恭敬辭讓以爲
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器物聲容綴兆以爲之文古
之治天下者其居則宮室車輿其服則衣裳弁冕其

罷則尊爵俎豆其樂則金石絲竹其儀則登降揖遜
以之朝覲聘問射鄉燕享師田學校哀樂慶弔皆所
以教民成俗養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此歐陽氏所謂治出於一者也及禮與政
分則所謂節目度數者時殊而代異上古之制邈不
得聞夏商之禮孔子時已不足徵矣周禮書雖存而
殘缺已甚或者至疑其非聖人所作孟子所論爵祿
亦與王制不同漢唐以降議禮之家與國終始而卒
無所定是其官雖設文且不能備而况於本乎叔孫
通之儀無暇論已曷誼言之而未達見用王仲淹謂

孔明不死則禮樂可興程子亦以為然然亦未試也
張子之學由禮而入其論禮制多本諸古而不易行
朱子於司馬氏所參酌者獨有取焉及自為儀禮經
傳通解未終而卒君子憾之然其論固在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復衣冠禮義之化分經以取
士列部以置官又製為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
式稽古定制諸書頒示天下是凡學禮者所宜究心
而况為其官者乎太原喬希大氏舉進士為禮部儀
制主事越二十有八年十一月命而至南京禮部尚書
謂予曰昔字為太常少卿代祀西藩先生嘗作使難

以教今之行其將有言乎于惟禮之職重矣昔人謂
禮樂必百年而後可興今南京乃

皇祖開基之地規制具存百司庶府遵奉罔缺予嘗
奉使而南見小官下馬道側市民雖隔門牖亦起立
俟過比吳侍講南夫云嘗官禮部見國初書籍猶
有存者然則品節制度之詳尚可考而知也希大制
行端謹傳經籍富文藻禮儀之事又其所素習者率
屬舉職罔不俟言顧於國家教民化俗之大尤有
深望焉者乃推行古義作原禮以貽之

記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

今胡琴類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

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

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

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

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

頭是其遺像負負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

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昔在弘治間

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先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

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
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叅政贊者止
此又詢于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
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蓋記問之難如此
恐久而復失之漫識于此以俟諸他日

私試策問十六首

問嘗觀楚漢之際矣高帝入關秦惟恐其不王何以
得之項羽引兵咸陽秦大失望何以致之范增勸楚
以除漢忠也而說者以爲滋暴張良勸漢以距楚是
也而說者以爲不義君臣得失之間蓋皆有可議者

姑以此評之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然嘗考之入秦宮室意欲留
居因苦口利病之言而還軍霸上怒楚背約欲攻項
羽因養民致賢之諫而就王漢中爲義帝發喪遮說
之辭也不然則兵出無名銷六國封印借著之謀也
不然則幾敗公事欲捐成臯以東矣而復取敖倉則
因以食爲天之說欲拒王齊之謀矣而操印立信則
因躡足附耳之語非長安天府之言幾誤于山東之
策矣非先封雍齒之計幾陷于沙中之謀矣凡此皆
假于人力而所以自爲者亦無幾矣如不必自爲也

何必漢高人于此時皆可以爲之矣今論英主者必曰漢高其亦有說乎

問史稱高帝之寬仁文帝之恭儉今其行事可考而知也然高之事亦有似乎恭儉文之事亦有似乎寬仁者而各以是稱何哉若就其所長而論之其于是道亦容有可議乎否也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

問漢武帝之爲君其見於史者詳矣後之論者則謂治效不若高文而甚者謂與秦始皇無以異魯之則謂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甚者則謂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其亦有所指乎試言其各

問漢之興也凡三高帝之創業得韓信光武之中興得鄧禹昭烈之恢復得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有陳說而三君皆聽而用之以成其功其說也何見其用也何效其優劣成敗亦有可議者乎否也讀漢史者舍其君臣奚先願聞其故

問先儒謂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當其時方分類聚勢均力敵或互相撐拒或互相陵軋故能鼎峙天下大而後合于一使三國之人材併合于一其功業治效當何如也然各就其國而論之宜以何人爲最以天下觀之又以何國爲優且蜀吳之治效雖成而

功業反不魏若成敗之際亦有不相合者果盡係于
人材否也抑由前觀之東漢之人材不爲不盛矣而
卒以敗魏由後觀之西晉之人材無以加于魏也卒
掩魏而有之其成其敗又有大不相合者夫人材而
無益于功業治效又奚以人材爲也試考其實推其
故而言之

問晉室之政可論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考課前
代之遺意也而論者以爲傷理中正近世之美制也
而論者以爲損政伐吳之計定矣而論者以爲必有
內憂降胡之處久矣而論者以爲惡貽後患名重海

內者或論其禮法于此大壞慷慨忠義者或謂其于
道有所未聞遭亂尚武此言似矣而論者以爲不然
善處興廢有識稱之而或論其不能無罪此其爲說
或出于當時或出于後世皆非無所見也試詳其故
問賞罰國之大政也善爲治者必稱唐之太宗太宗
之論賞罰多矣嘗考其所行魏徵以直諫賞長孫順
德以受賂賞其賞同乎權萬紀以言利罰張蘊古以
按獄罰其罰同乎其餘若此類者尚多今不暇悉舉
姑摘其一二試相與評之

問論諸葛武侯者多矣輕之者以爲管蕭重之者以

爲伊呂何相去之甚邪謂其不終則功業必就功業
果可就乎謂其不死則禮樂可興禮樂果可興乎或
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是在伊管之間矣
抑其禮樂之有未興功業之有未就者乎夫觀人者
于其迹而不于其心未有不失之者也試原其心而
論之以爲如何

問晉祖逃之清中原忠矣而胡氏謂其二道俱失庾
亮之討歷陽壯矣而尹氏謂其四失皆備此必有說
也其果然乎逃之與亮其優劣同異亦有可言者乎
問吳赤堂之捷晉淝水之捷皆以寡敵衆變危爲安

論兵者未嘗不以為快也然曹操與符堅之勢孰難
周瑜與謝玄之才孰俊劉備恨兵少而云足用桓冲
請入援而固却之其爲見孰高或許稱黃蓋欲降或
給使符融小却其爲計孰巧是必有說也論史者於
吳則罪其不能乘勝以要歸路於晉則惜其不能因
時以圖混一是果然乎使其出此其捷又有可必乎
諸生以史爲學其勿曰非知兵者也

問文帝漢之賢君也然獄周勃削魏尚怒張釋之而
踈賈誼召季布寵鄧通坐慎夫人而信新垣平進退
予奪之際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

治昭令名豈其得失有足相掩者乎抑別有說也
問史之論宣帝者曰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刑名繩下
德教不純漢之元氣衰焉夫既稱必罰何以病其刑
之繩下既稱信賞何以見其德之不純豈德刑之外
別有所謂賞罰者乎既稱吏稱民安何以病其元氣
之衰其所謂元氣者又有出於吏民之外否也試舉
其實證其說相與論之

問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得於禪讓者何所起得於繼
嗣者何所因得於征伐者何所見而各有其弊何哉
夫禪讓之善似無容議而其為弊尤深征伐之慘固
不足論而或彼善於此皆不可知也至於繼嗣廢乎
二者之弊而有以長以賢以功之說其弊不可勝
言亦將何所適從乎試詳其故

問前代之事存乎經史然世有遠邇傳有信疑姑舉
二以相質問天文之疑若月之光或以謂受日之
光或以為山河之影星之行或謂隨天而左或謂逆
天而右地理之疑若禹貢所謂九江或以為烏白至
筮或以為三里至廩或以為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或
以為沅至醴皆合于洞庭所謂河出積石或以為出
于昆侖或以為出于葱嶺而後世乃有星宿海之說

何者為是孟子載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春秋所書時月或以為改正朔不改月或以為改月此事之疑者果當以何說為準繫辭本聖人之書或者以書不盡言非孔子所作太極圖為道統之源而或者謂出於術家非周子所著雖於書亦有疑焉乃若四皓之事班馬皆同而以為事不足信至不載之通鑑或以為實非此四人子房矯飾而為之者也文中子之名其為書固在而唐史不載其諸弟子亦無一言及之後遂以為併無其人此尤有可疑者夫生于數千百載之後而欲懸斷於數千百載之前亦難矣

然儒師之授受者宿之沿襲亦猶有可據者試書一陳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孔黜異端孟闢邪說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當是時釋教未出稱異端者莫老氏若然孔子問禮不言其非孟子歷排諸家而獨不之及何哉後之闡釋老者或作崇有論或作高識篇或者廣潛或者辨惑或言鬼神不可以治天下或言諷頌非所以致太平其於孔孟之說果有合乎或謂攻之而復大集者為不知其方或謂論而不能回其君之惑者無以易之也其方果可行而其論果可信乎乃若文名天下而謂

釋之道與大學論語相表裏英邁蓋世而謂老子得
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然乎否也且先儒所謂似是
之非者似矣何以言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近
矣何以言亂吾言心彼亦言心吾言性彼亦言性何
以見其殊吾言無為彼亦言無為吾言有為彼亦言
無所不為何以別其謬論性與用截而為一何以見
其不當截論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何以見其不當
分夫知其為教之非則其流弊不足言也今方黜邪
崇正往往見諸 詔令政事之間儒名士學者固當
不應後志而愚民末俗尚有由之而不知者試相與

講之以為天下告焉

遠菴解

遠菴主人通籍

禁廬橋君京第隙地晨掃重扉晝閑客有過者叩門
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尊者而入
若引若曳復院繚垣魏堂巨櫺客乃躡足脫屣探懷
出刺將脩容以為禮且歷階而就次童子曰未也再
導而前委蛇隱翳突窗中啓懸櫳外蔽客乃髣髴指
擬逡巡睥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跋童子曰
未也盡歷紆曲豁達蒙暄及徑旁通曾軒倒綴斐几

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兀坐書堆凝神注思聆警效
而崛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曰子何居之遠
也主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
宜辟吾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
紛華去塵襟於袂襖期深造以獨得匪超舉而長逝
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六籍絲棼諸家鼎沸衆難
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辯亥豕於偏旁註蠶魚於疏記
思縷析而豪分庶窮搜而絕繼豈塊處而無營亦嬰
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理窟淵微天機
奧秘尼叟之所罕言庖犧之不盡意吾以高仰堅鑽

深鉤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性於有生之際
絲粗而益極其精舉大而遺其細尋墜緒於虞唐
滄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宮墻涉千尋之涯淡會萬
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之攸寄若百工之
在肆彼居安以資深亦引伸而觸類者也客起再拜
領邃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次第若馳康莊
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柁隨君所之無畫無廢
鉅卷長辭高楣大字晞唐學解擬漢賓戲匪菴則名
敢告同志

青華主人建閼南輿高居江渺構材為亭甃石為沼
層瀾碧皴衆卉雲繞頽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
難之曰萬彙藜茁群植並分鉅者為梗櫟秀者為篁
筠堅者為檜栢芬者為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彼
藻之細何足以云主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名
則嘉惟義斯澤品不必富類不必僻泥形為迂執象
為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者氣孕天秀根含地
靈內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替其馨順時生
者為孫命與物為徒者為和光寧負潔以自濯亦何
心於行箴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商荒溪之

涯舟楫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為方以波
濤為家雖溷跡於草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微哉善
箴其用子既出矣請言乎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
筐篚滌以井泉薦以方盞陋末跡於蕩蕩耻遺瑕於
葑菲繪形則與火齊明比德則與鑑為軌功雖著而
不知其勞用非奢而莫閱其美客曰歸哉君子之裴
主人曰嘻物貴實用禮戒彌文弗玩其華而采其根
楚佩江蓠周歌澗繁桃李蔽蕨維葛與蘋匏瓜行韋
列國所陳繁藻之德於吾則均朝爾吾居夕吾爾郡
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勲惟夙夜是

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歎客棘吻君門巍巍矇
者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據包荒納汙辭我不擯鄙
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荅莞爾而哂
主人曰冷菴對
陳君粹之以冷名菴舊矣比以江西僉憲考績京師
持卷視予因託問荅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季之月隆寒初沍積凌增丘飛雪斷路冷菴主人
方下惟閉戶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籟
灑地冷颼襲巾鐵光而發玉屑譚紛爐圍不煖續挾
無溫客曰嘻事有定分理有固然今子寒不為效隱

不為衰翁不為稚窮不為虔抱幽守寂冷何利焉主
人曰我性固是也客曰天有夏令祝融煽陽赤龍奮
飛火傘高張野埴龜圻增波沸湯石藥金流飛鳥道
歲無邵堯夫却扇之能王仲都環火之方子於斯時
能保厥常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地有炎服南海
之窟歎氛晝壅毒霧朝熿汗滴成漿氣吐成沸蒙締
若負揮筆如失無葛仙翁入水之神費長房縮地之
術子遊其間雖冷奚益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煌
煌要路赫赫權門勢駭騰天炎埃漲輪名腸內煎欲
火中燠獄鍛者為能炙手炙者為通人故月不可火

勝玉不充石焚子不能速走出世高飛絕塵胡周旋
其間而弗卹厥身主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
仁擬人者必以倫此獨何言而於我是詢吾國濯吾
行操澡吾心思松桂為徒霜雪為期將使儉人膽落
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煩濁歸於清夷
冷之道其莫予知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而卹夏蟲
之疑也哉於是汲沆泉煮白石餐清水啣苦藥客亦
再拜飽冷之德願同晚歲為冷菴客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二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十三

贊題銘箴題跋

孝宗皇帝御書贊

靜中吟一絕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於赫

先帝有靈在天明為日月散為雲烟發為文章星宿
森布二十八字應宿之數變化之動以靜為體萬物
育焉天地參矣其幾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有君

有臣大哉。王言衆理，無有惟德與功。爲三不朽在
天地間，並久俱長。舊臣棄慕，何日而忘。命。命。命。命。
武中。百少。傳兵部尚書馬公像贊。公像贊。公像贊。公像贊。
官有三。孤公陟其位，邦有九伐。公掌其制，觀夫嚴重
果毅之資，闊深博大之器。稱廟堂經國之才，蘊尊俎
折衝之計。歷夷險而不貳其心，閱壯老而不衰其氣。
累朝耆德，親荷乎袞袞。天下安危，方膺乎重寄。於
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所譽，其有所試。若公之賢，有識
者尚不能窺其涯。淡彼善繪者，豈非僅得其形似而
已邪。

夏忠靖公小像贊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
貌恭，外朴中通。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其大則君
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
世而無窮。於戲，疊州之使，負觀所遺，以佐永徽者也。
而身負其託，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
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爲終矣。然則下車
問政如

仁廟，藉官賜謚如

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

龍於戲揚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稚圭之風者固以其
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邪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像贊

氣和志平弗驕以盈惟德之恒兮法精律明弗恃以
陵惟官之能兮五嶺提兵兩京司刑惟績之成兮七
袞之齡一品之榮爵齒並增兮惟官有評考實與名
式瞻厥形兮

沈學士民則像贊有跋

觀公之書銀鈎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惠如
懷拱壁之珍閱其歲如入武庫之室有博文游藝之

華有好德考終之實是宜

先朝量能以授官

後聖錄功而蔭秩誠足以侈盛事于鄉邦為後人之
表率者也

昔我

孝宗敬皇帝聽政之暇游意翰墨尤好沈氏兄弟書
一日訪于內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四世
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領制勅文字且宣索其家
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
文定溥所著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肅幼

攷胡祭酒儼魯學士際諸贊并留內府不復降出世隆乃別墓一像錄諸贊于後存于其家東陽因贊一辭用紀一時之盛事云爾文三且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身若不勝衣而受之則有容言若不出口而扣之則不窮蓋嘗得西北江山之助為東南詞翰之雄當其入分留務出奏民功持國之憲掌邦之工旋辭祿以避寵亦完名而保終是雖在命大夫之列而有憶君子之風者也

槐軒銘有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北戶戶外抵堂榮之際僅足容武有一槐適生其間緣戶而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布為繁柯覆為重陰方酷暑焮熾時南薰透徹清入几格不知赤日之當年也公顧而樂之若恨相見之晚者乃名其軒曰槐軒賦以著志侍郎鄆城佶公姑蘇吳公皆和之出以示諸卿大夫和者日益衆屠公則以銘屬予予昔奉使南都禮部尚書金谿徐公時以學士掌翰林院事指所植三槐謂予曰此樹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當大用如宋王晉公所徵者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扁

于楮際故公是詩及予而屠公見屬者亦以此也惟
王氏以忠信仁厚饗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蓋一
家之兆也然猶足以侈文字傳久遠今茲槐所托顯
于官署天下人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徵
焉以此例彼宜亦有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
顯晦出處繫於時者如此屠公感物用世觸類而取
之則凡魁梧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固將掄簡甄
拔以為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
豈肯遺遠棄置使之有不遇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
之名望勲業當不徒為一家兆也從而為之銘銘曰

昔聞其二今見其一彼槐何知倏異今昔昔在相門
今在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
家運以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藪若淵彼材攸居
視厥陶甄材具小大槐其大者若作棟梁此物誰舍
或蔽若捐或顯若庸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
我銘弗工公名之傳與軒無窮

長洲朱氏孝門銘 有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癰親為吮滌父喪當盛
暑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馴鳥之異有司上其事
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

師因予友吳吏部原博以請于予比去吳公為速予
不置存理素不予識嘗訪族祖雲陽府君遺文手錄
見寄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銘以遺之銘曰
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羨觀惟善是寶惟六行有
教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實古豐
鎬其孝伊何粵有遺老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盛行
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煌煌
天子有詔其德孔耀惟後人是倣

邵國賢亞硯銘

背惡鄉善為義孔臧守潔去汙於身有光君子體良

之剛效坤之方致曲能動聞然曰章文為國而增華
名與世而俱長蓋一物而具衆理庶終身而勿忘

蘆泉銘

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
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
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性嗜
經籍謳吟著述之餘無所有事日周旋其間冷然而
耳入爽然而目接蓋將屬其德而達之乎政怡然而
契之乎心既舉進士為吏部員外郎通顯矣而不忘
其初間以質予請為銘為之銘曰

蘆生水濱不植而茂其美維何申通外秀泉出山下
有蒙必亨維源之深其流則清蘆以喻政泉以象德
喻存孔經象繫周易兩物殊類各有其有孰其麓之
為德之耦維古有訓遠則物取取之維何為德之友
德則育之政則舉之有鄰厥居擇必處之盈天地間
物盡吾與蘆哉泉哉請事斯語

井井亭銘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
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
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

為亭於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饗君之利不
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井井君既卒
葬于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
有山出雲為雨于天其在地者則為井泉鑿而泓之
于山之根不滓而雜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豪髮
維食與飲用之不竭有闡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隆
井實受之歲久泉堙亭亦云侈有惠封君曰是在我
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幘幪外廓中空滌煩抹暘
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盟載綆既庇其陰亦酌其洞
錫名孔嘉蓋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

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為河奚并之為
維家有堂維國有楨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勗哉
視我茲銘不啻銘也
謝生得米氏故硯工有海岳菴三字為之銘
海嶽之英國書之祥其入亡器則靡常得之者書其
昌乎
宣和殿硯銘一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橫
斷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枯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

泉維玉其如蓋竭江南之民力供內府之珍儲舍政
機之務而為詞藝之娛者也嗚呼用有顯晦身無榮
辱歛天上之雲烟閱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
鑒續丁未之遺錄觀萬物之聚散寄一感于心目

惕菴歲

尚寶少卿崔甥世興請予曰傑未第已喪二親祿不
逮養志存永慕自受學以後頗知嚮方懼弗能守願
示菴名為警勵之地予名之曰惕菴蓋取諸易禮及
傳既而為之歲歲曰
維人有心感物斯動惕然而興為憂為恐其憂維何

春雨秋霜其恐維何朝陰夕光我乘天賦我受親體
弗踐非人弗肖非子加以惻隱為仁之形兼之懷愴
為孝之萌終日乾乾乃德之成吾言弗信請視西銘
書讀卷承恩詩後

讀卷承恩詩一帙蓋弘治庚戌殿試之日讀卷
提調諸公所作都察院右都御史寧波屠公所輯行
于時久矣或者以為國家試士之法專尚經術悉
罷詞賦正前代所不及矧茲科制策方探化原求
治道又

新天子明示意為之始而紀事之作以詩焉何居夫
詩賦之所以罷謂其務枝葉棄本根非有司求士致
理之意苟華而不害其實世亦不能無取焉故九教
之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
詠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併偶聲韻不病于科場
而典章制度賁敷于廊廟是不徒不相悖而顧豈不
相為用哉然則是詩也敘而傳之可也官以讀卷名
者十三人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博野劉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宜興徐公戶部尚書臨潁李
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山丘公兵部尚書鈞州

馬公刑部尚書建昌何公工部尚書東鹿賈公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洛陽劉公工部右侍郎掌通
政司事衡陽謝公大理寺卿蠡吾馮公而屠公及予
皆與焉以提調名者三人則禮部尚書盧氏耿公左
侍郎錢塘倪公右侍郎太原周公也詩偈于馬屠二
公和者皆徧傳臚以後予繼倡亦辱有和者并以附
之而徐劉二公為序茲越五年十六人者博野公不
及序以去及丘李謝三公先後捐館王何賈三公已
致仕焉公為南京工部尚書在朝者僅及其半今
徐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劉公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耿公
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馬公加太子太保倪公為尚
書屠公進太子少傅左都御史周公遷吏部左侍郎
皆非舊秩而予適以侍講學士累遷至今官又承乏
內閣從徐劉二公後故復識其末俾來者有考云乙
卯四月二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
陳陽書

女孝經圖跋

駙馬都尉樊公大振出女孝經圖一卷無名識後有
祭酒胡公若思記以為宋李伯時作而世所傳願奉

集載此記首有吾家書藏四字知為胡氏故物也按
漢曹世叔妻班昭固之女弟撰女誡十八篇大抵儆
孝經為之故俗稱女孝經後世畫者多圖其事而本
亦不同此卷筆意精絕誠有如胡公所云者非近時
畫手所能彷彿也夫畫之為用亦淺矣及其至或可
以感善創惡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施之婦女童孺
尤宜使其據事指物因辭以達意如后妃之間靜姜
女之貞烈樊文之忠讓驪姬之狠戾宜亦有悚然而
興惕然而懼者矣若班氏之文雖真屬工拙未可深
辨而真義不失乎正君子苟有取於斯圖亦無擇於

斯言也夫子又聞唐郭忠恕為武孝經宋崇文總
亦載大農孝經酒孝經詩書者今皆不復見矣安得
與此圖並傳以為博物洽聞者之助乎樊公讀書攻
詩有王晉卿之風非徒溺於藻繪之好者吾不敢效
東坡留意之戒姑因其請而識之

題宋舍人草書後

宋舍人仲珩書評者謂四體皆為國朝第一其真
草篆予皆及見之信然鮑菴少宰所藏草書稷卨歌
與王允達舍人家所見稍異殆其出入變化不主故
常又非株守一格者比真翰墨之雄也但紙用粉箋

歲久剥落殆無完筆使觀者徒賞其風神而已惜哉
書 賜遊西苑詩卷後

右 賜遊西苑詩一卷蓋宣德癸丑夏四月

宣廟賜文武重臣及諸侍從並遊內苑閣老黃公准
已致仕以謝 恩至特與焉時館閣諸公賦詩以進
各錄副卷于家閣老楊公士奇序已刊于家集此卷
則平陰武愍王家所藏者也於戲君臣之際亦重矣
蓋必有天冠地履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後
上下交而德業成禘俞世遠始替於下堂之見至於
尊君抑臣之世則變之極矣後之所謂交者乃流於

近狎失於浮豔或者不於公卿學士又移而之他其
為治效安足望哉我朝自

皇祖以來優禮儒碩 遠超近代凡一豫一遊一張一
弛嚴而泰和而節者 皆於此卷見之宣德之治固有
得於體貌之隆信任之篤者誠億萬世所當法也東
陽以後進非才備員 左右不能贊 明良喜起之化
於此亦竊有感焉平陰之孫嗣成國公輔出卷相示
因敬書於其末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

九人會于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
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于西
楊之子太常少卿道本再見于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
綸三見于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
軌蓋當笑談偃仰之際亦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
外若太常尚寶二君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東
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
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于鐫姐圖畫之間豈非
以其苦心好藝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
之開創永樂之戡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

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
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于流連怠教之地何其盛
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
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
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
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
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
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別
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
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

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于此卷
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書忠節錄後

右忠節錄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錄尚書吳公友雲
死節事也公宜興人少為國子生國朝洪武初
高皇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師累官刑部
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叅政坐事被逮

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令公往諭
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漢北為大軍
所獲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
等懼罪說公改制書共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劫
降逼令胡服辨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
害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
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
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
黻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黻為國子生黻
貧不能歸葬公于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孫今閱再
世矣弘治初李尚寶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
為傳以傳比都御史王公詔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

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 贈官賜諡建忠節初祀于
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為請于朝
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律並祀改祠額
為二忠茲先生所錄者其始末略備矣方黻葬公時
大夫士賦忠節詩為卷後并其 誥命遺書皆燬于
火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高集四
章則為公作者故并錄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
者皆附焉惟我 國朝用夏變夷以綱常立天下而
以風節厲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
先朝所未反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

已遠時已久而或置可謂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
萬里外殘胡餘孽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
年如一日

英廟之卹恩

今上之秩祀蓋推

高皇帝廕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
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庭畿甸之下節義之沈沒者何
限况其他手金華文獻在 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
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是
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卹典未必

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乎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其大者不在是也東陽觀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獲覩茲錄因題其後

按察副使邵寶國賢按方正學所敘五賢者各圖為小像請予識之愚不敢議擬前賢乃取張南軒所撰諸葛武侯祠堂記蘇文忠進陸宣公奏議表及司馬溫公神道碑溫公撰韓魏公祠記魏公撰范文正奏議集序摘其要語各錄于像之左方然又嘗考其所自言者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宣公則曰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范公則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司馬公則曰平生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而魏公所謂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者則司馬記已載之矣古之君子自知之明所學之正固如此亦豈待乎贊頌表述然後白于世哉學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原其心國賢好古力學蓋有出乎圖像之外他日殆於此自考焉國賢勉哉

題唐宋名賢像後

右唐宋名賢像一冊凡十八人予嘗見于費侍郎廷言家蓋宋筆也學士鮑菴吳先生命寫真崔姓者摹

為此卷雖神采略異而眉宇故存觀者可以諫然起敬矣

題宋諸賢像後

右宋諸賢像一卷凡四十人匏菴吳先生所得像與費侍郎本相出入亦互有同異如王寇文富諸公尤甚蘇像世所傳最多天抵皆類此其多髯者妄也嗟夫士君子之德業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或曠世相感或殊方交慕每獲睹其遺容餘範必起敬興歎而不能已此人心之同然者也顧殘縑斷素累歲積世出於兵燹道路之餘雖其子孫亦未必能守况其他乎今去宋不數百年而存者止此非有所謂文章德業者宜不得而與也矧其間有子朱子在焉雖欲不敬且慕可得哉謹題于卷端復綴書其後云

題元四臣像後

右元四臣像一帙匏菴所藏虞邵菴像予嘗見之吳草廬程雪樓揭曼碩皆未及見見之實自今始竊有所感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天下古今之大變然其車書文軌幾至百年詞宗學士後先相望有不可泯者惟名教節義君子於前代之遺民中原之逸士不能無備責焉揭不暇論也嗚呼安得取別卷所藏文

君子小人之並用蓋公紹定間為郎官時上疏有云
毋並用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廉容褻說正論以為
皇極其於理宗固窺之深矣今閱世累代跡其故實
猶以為朝廷之盛事不亦重可慨哉先生之題為
公裔孫學正原熙原熙之孫為今行人宗周待卷視
予紙墨圖印完好如故自其家觀之其文與獻亦足
徵矣因贅于末簡而歸之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所師法世傳松雪翁臨右
軍十七帖不啻數十本他可知已學書者以晉為正

松雪書雖骨格有可議而得其風韻最多正坐是哉
此帖充道官諭所藏遇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
勢較之其所自書雖妥貼未逮而奇拔過之亦豈非
述法之易而創制之難乎後之學松雪者失其風韻
而規規骨格之間是宜其弗逮遠矣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于孟遠外孫
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
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
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截以去以意屬讀僅

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為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
名杰於義為近意者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
壘者自稱為宋遺民幸生于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
明諸老之學因歎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
日敏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
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革
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于膚敏裸將之列先生之
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
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都憲德潤所藏古書
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

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
贊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
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發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
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
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于蘇州
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
田之意達予予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于
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

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
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于後世乃流為技
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
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
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
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夙出蹊徑片楮足練流傳
徧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
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
事觸物感時懷古逸篇累牘則藏于其家非遇知者
歛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

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
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

書繁翁書劉靜修詩後

外舅蒙泉岳公謫戍肅州時嘗書劉靜修幼安濯足
淵明歸來圖二詩肅人藏之幾五十年矣常侍御承
恩西處得而歸摹善繪者為二圖共裱為卷間覽而
傷之靜修天下士也二圖之題故非漫作我公以忠
直致禍幾死不測其書此詩則感流寓之久念遙婦
之樂託志專與確然不失乎正者亦已深矣東陽尚

友古人景慕前哲無能為一辭之贊嘗讀詩修詩集
有所疑述附錄于後云

書文公先生遺解本義手澤後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賈君子克得晦菴先生易繫
本義蒙本數紙皆烏絲欄大小字分經註書間有寬
易即所竄易與世所傳定本亦或不同其意同而辭
異者不敢悉舉如游鬼為變註曰鬼既游則鬼降而
為變定本乃曰鬼游鬼降散而為變蓋其初說似微
有次第之可議而定說則見鬼鬼相離無分先後之
意方為精當五位相得而各消合註曰一與六相得

合而為水二與七相得合而為火定本乃曰一與二
三與四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一與六二與七皆
兩相合而語錄亦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耦之相為
次第有合如夫婦取其奇耦之相為生成又曰甲乙
未丙丁火相得甲與己乙與庚相合蓋初說止一義
定說則於經文而字各字皆有著落而義益完足矣
先生明聖學傳道統之功固無俟論至于訓釋經傳
剖析義理繭絲牛毛各極其至而明暢妥帖無復遺
憾天下莫加焉先生嘗自謂字字從分金等子上稱
來今觀命意造語累易而後定然後知其用心之密

也今之學者苟能誦習而講求之雖中人可以見道
使此義作於宋之前後以文章名一代者得而觀之
豈復疑於是書至以為非孔子所作哉

蘇子由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轅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
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于霍山裔孫文斌景
泰元年文斌卒妻任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
于成化四年以舊業為鄰人所侵携虎持誥懇于
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
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任曰此爾家世

澤不可棄也任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為之裝飾
張誣為質物責貸金若干而有所赴懇輒遣人遮止
之後任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
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
年過廬州為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
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
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為重蓋國之典
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
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為俘物至于
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

于喪亂之變累脫于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
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焉君之希古好德
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
三蘇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南京東 跋聚芳亭卷

少保湖州閔公朝瑛出其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
卷視予介甫蓋其祖字本不仕提舉剛鄉俗所稱如
侍詔將仕之類耳記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儒學
正陳遇所著稱亭扁為九臯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
字亦已逸去矣詩若干首其自東南人士而緇黃之徒

亦與焉詩不必皆工其字畫往往得松雪餘緒有趙
桐生趙肅者尤為近似意者或其族人其陳恂者號
亦山則學正之族無疑也又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
漢故邑後隸海鹽 本朝宣德間始析為縣隸嘉興
府嘉湖固鄰郡地平湖或其鄉名昔已有之亦未可
知也湖經元亂以張士誠為我驅除納之 盛世得
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公以科甲起家位
登三事文學治行為 尚託之冠裳鈔縑之間者吾能徵之矣夫所謂聚芳

者名花異卉蕩為浮埃不足深惜而詩書圖史遺芬
賸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
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刑
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既為補書亭扁
于卷首因復識于後如此云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右嵇康養生論一卷真草相間用智永千文體後有
德壽御書印德壽宋高宗宮名作于紹興十八年戊
辰實中興之二十二年也又九年丙子孝宗受禪始
尊高宗為太上皇退處德壽又十四年年八十一而

崩于是宮此書蓋倦勤時筆計其年當過耳順而楮
墨精密乃如此豈真有得于養生之說故歟史稱其
博學彊記繼體守文而撥亂反正復讎雪耻為未足
觀于是書者其亦有所感矣吾友楊應寧都憲得此
而藏之敬題其後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古墨林一卷守溪王先生所藏也宋蘇長公一帖即
萬竹山房所刻者與黃山谷蔡君謨二帖皆精絕米
南宮後一帖亦佳前一帖自稱醉書而其本朝御府
題跋極其獎許蓋寧宗嘉定間筆也張即之小草世

所鮮見元鮮于困學後一帖殊有思致李雪菴以楷
書名此一帖行草亦渾朴可重予嘗見其大幅草菴
字正如此虞邵菴一帖稱婦隱時作然猶當在日青
前也蘇昌齡仕偽吳為學士周伯溫為執政其人
不足評而詞翰皆可取但周草不及其篆書遠甚楊鐵
崖不以書名而矯傑橫發稱其為人陳文東 國初
名筆松人宗之此一帖校其楷書頗似不及姚少師
一帖小楷書其詩跋乃後數年作稱姪繼代書惟律
詩一帖頗效蘇書後書與仲溫賢友仲溫蓋宋克字
此亦必 國初人而不著名氏不可考也嘉興周鼎

伯器題其後則遂以為南宮宋恐為誤句但所謂雲
東逸史者乃前御史姚公綬知此卷為姚氏物姚亦
能書有識鑒故輯此卷為精然其沒不二十年而已
再易主矣可勝歎哉卷首三篆字太僕丞金湜本清
書金善摹印篆亦不俗予既跋此卷亦別篆三字于
是日在閣署與守靜焦先生同觀守靜云嘗聞趙
松雪過酒肆見其帘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
者而此書乃過我問知為一僧書則雪菴李鴻光也
因俟僧來肩輿往會與語而合薦之朝累官昭文館
大學士守溪亦云姚少師賑濟還吳見酒帘字問知

為一少年書呼而見之養以為子
太宗官之至太常少卿今其子孫存焉是代書此跋
者也此二事皆奇而相類故附書之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顏魯公楷法嚴重而行草流動首尾貫串若無端倪
柳誠懸此帖深穩醞藉與世所傳石刻矜持結束弦
直而鐵屈者如出二手觀書者固不可一律論哉然
世恒謂顏筋柳骨故雖醞藉流動之中所謂筋與骨
者固在也因與克溫學士談二家書法故併及之

七賢過關圖跋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錄所載差
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
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為
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其言
止此不指為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
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
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晉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
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
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
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

關塞驢驄馬襍山將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入中一
等入則是皆以為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
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
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
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五維史白者
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舉白
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
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
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
曰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
亂後飄泊天涯共為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
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軍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
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是能
詩又三山秦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橋
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
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為
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徧天下而牛驢羸馬羶裘大帽
關山風雪之狀皆畧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
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間以贖予予亦
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

跋米南宮墨蹟卷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
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
蘇黃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
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絕少平書者當
自知之

屠丹山詩卷跋

右太子太傅丹山屠公手書長歌一卷以遺贈太保
周文端公者也弘治間二公並為吏戶尚書曹署相
聯接篇章相禡答胥史僮隸給役不暇大抵周詩尚

精鑿屠詩尚從速體不必同而同於好樂觀丹山此
卷每章動數十言疊疊不厭其捷可知已及二公先
後致政歸不相見者數歲更化之初相繼 召用時
禮曹事簡文端多引疾在告而丹山以臺務倍冗舊
興頌踈不數月文端復遂歸志此卷蓋別時所贈者
未幾丹山亦復歸歸又閱數月而文端之訃至矣嗟
夫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閑其間聚散欣戚固有不可
可得而齊者二公承 召而起奉身而退蓋畧相同
惟文端好得考終贈宰階加美謚事定於蓋棺之後
家傳於授簡之餘則雖言語詞翰皆文獻之所在宜

斯卷之長存也文端之仲子尚寶少卿曾請跋於予
蓋公治命既為位哭公始得援筆以附掛劍之義尚
寶乃受而藏之

大化度寺帖後

予兒時亟聞先慈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
右而未獲見見汝帖數十字已磨滅不可觀每以為
恨今太師英國張公間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祺家
物銘叙略備其空紙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用蓋
印者快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峻子山諸公皆有題識
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為得之

周馳云石刻羽化已久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公博
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如李氏所識也夫無

書先府君遺墨後

先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府君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
式及結構八十四例著論一道景泰間上之朝既
不果用論例彙手自藏弃此素養後發篋見之爛紙
斷墨殆不能讀而所謂勢與式者已失之矣弘治已
未內弟太子太傅成國朱公廷贊嘗出所藏勢式一
帙則府君中年所書以贈外舅太師莊簡公者東陽

不與哭失聲於是補訂家藏論例之闕復取其所謂
勢式者彙成全帙以藏越十餘年屬國子生太原宋
灝者摹勒大字勢式而論例字小又多殘缺東陽乃
手錄于石而篆題其前曰懋菴府君字法手藁并刻
馮東陽不肯不能嗣習楷法祖述舊聞用存乎澤以
畢平生之志若其品格意義則有名能書家者在非
不肖可得而與也正德庚午十月望日男東陽技澹
書

魯公楷法端嚴一筆不苟書家者流或頗疑其局滯

及其屬草之際流動飛越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坐
位帖者是也漂本序藁予嘗見其真蹟於蔣御史宗
誼家始知石刻去墨跡遠甚恨坐帖真跡之不見于
世也此藁乃在東京時祭伯父文嘗於陸詹事廉伯
家見之少宰李叔淵得以相視吳文定公及邃菴楊
都憲皆有題識方與喬亞卿希大三復撫玩又不知
此書曾有石刻否有之當復何如姑識卷末以俟知
者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

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為卷蓋自筮仕
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諦視猝不知為何
人筆也因撫而歎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
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略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
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
而箴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
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
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
乃能俱藏並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
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
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
拂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為不足校也
乃為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石勒聽講圖後

石勒令人講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以為此
法當失聞留侯諫乃云賴有此耳彼胡以膽力騎射
自負未嘗誦習韜略而及此不可謂不難矣史稱勒
雅好文學起兵時立君子營既僭位置史學祭酒其
亦有所得而然乎勒之答徐光云若遇高皇當北面
事之與韓彭比肩及其聽講乃與留侯之見合若高

祖所不及然借箸未還而銷印已趣高祖固無留侯而有之矣且勒亦非真達義理識事勢不過校計于利害之私也張賓自此留侯勒所委重所為建義亦不過猾夏千紀之事罪不容誅寸長一得蓋不足置喙於其間也此圖殆元人所作意氣之雄黠耳目之傾注宛若聽說發難然者亦獨非有所感發於其間乎觀者其以畫視之而以史視也吾甥崔禮部傑得之于覽而有感焉為題其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

書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為宋恩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潛行悵望風神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圓活若真有契會然者謂為公麟真跡固宜恩陵書意度整暇且當國諱則闕其點畫間有遺誤不復竄補揆之事體亦有宜然夫以宴安玩愒之時雖詞章藻繪之事猶足以妨治而養亂若石鼎之詩說者謂文公寓言戲作非實有此人與此事即有之亦不過騷人墨客所與資脣吻適情興者其於身心政理無益也而况有甚於此者乎此卷蓋廣信張真人家所藏故印識猶有所謂留侯世家

者此楮墨散脫為家人輩包裹果物監察御史李自
石見而收之叙次表飾完整如故因又歎其世家故
物而使之散佚不守曾經錄符劍之不若則雖道家
者流如軒轅彌明者亦難乎其入矣噫
安能書范寬下蜀圖卷後
右范寬下蜀圖往歲於謙翁徐先生家見之翁精鑒
識相與歎宋初武功之盛繪事之妙翁不可作矣此
再見於其孫尚寶丞文煥嗟乎四三年來蜀寇未靖
安得起翁於九原而與之一慨也邪
書其書戴都憲手稿後

此松厓都憲壽東山司馬詩手稿也越數日未登軸
而松厓已物故司馬乃為之罷會蓋此詩作于十二
月中松厓以明年二月初七十以次當壽曾不幾時
而竟莫能待也人生離合之無常可歎哉予既遣人
錄其詩因題于稿末以歸司馬為後來故事時弘治
十八年歲未盡七日松厓沒後一日也

村而山崎地哀卜不協吉窮則反本竟歸故域乃竭
志倍力盡市其旁近地百有餘畝可以周築垣墉通
行神道昭穆可序遷合有期平生鬱抑之懷一旦而
遂感激之至轉成悲傷是用告諸墓前上慰靈爽俯
仰今昔哀何可言謹告

遷葬告先考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五月丙寅朔越十三日戊

寅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府君之墓曰舊墓既復遷合有期此者請假於

朝伏蒙

聖恩特賜葬祭增光墟墓倍感衷腸敬卜良辰奉啓
玄宅憑棺叩顙宛接音容舂鏞之聲恐干靈爽事非
獲已情實難任道路伊邇松楸在望仰惟先志視往
如歸季弟東溟幼男兆向祔葬已久長男兆先權殯
未窆並從遷祔謹告

將合葬告先妣文

維弘治十六年五月丙寅朔越十三日戊寅孝男具
官李東陽敢昭告于顯妣贈夫人劉氏之墓曰吾
母之喪四十八年吾父新塋久未克合心懸兩地痛

謹告亡弟東溟并此附告不
汝爹吾兆先汝父未葬實我
汝小西門之地汝所樂也不
汝之所常痛心焉者也而歸
不及也嗚呼送死大事其責
言可謂倒行而逆施矣今上
勞苦不足論吾何為其心哉
汝弟以安處于斯也嗚呼痛
不葬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變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五月丙寅朔越十八日
未孝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處士府君曾祖妣孺人賀氏顯祖考贈資
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府君
祖妣贈夫人陳氏曰茲者奉吾父資政府君之柩自
小西門與吾母劉夫人合葬于此弟東溟男兆先兆
同並從遷祔昭穆具備骨肉咸萃伏惟尊靈默佑永
底安吉庇我後人先叔父百戶府君叔母孺人唐氏
亡室贈夫人劉氏繼室贈宜人岳氏亡弟東山東川
同此附告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嗚呼哀哉疇昔之歲公來京師凡我斯文載游載嬉
月夕風晨左書右詩惠而過我不醉無歸二十餘年
敬父不衰婚我猶子聘我令儀曰此大宗寔維本支
後繼我者非此其誰公奉先命我慰母慈吉卜既協
家人具宜我子東行驥尾是隨誼重骨肉勢忘崇卑
笑而謂我此會何時踵未及還樂極生悲公書弔我
情見乎辭公病不朝星霜再移為公屈指秋以為期
訃音倏來將信將疑東望停雲涕淚交頤瞻彼闕里
莫摳我衣濟上之約雖悔可追公有令聞美玉良珪

公有高懷月霽春熙一旦而沒云胡弗思孔廟之燮
公適罹之梁木既備斯人則萎我為公慟匪獨予私
欲往哭公室是遠而何以致我絮酒炙雞辭以為侑
公知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孺人岳氏文

蒙泉翁門有女六人婦李者四其一則學士之婦符
卿之賓有孝有則于宗于姍家有祿食國有錫思
然而健者半病者半遭屯坎珂餘二十春嗣未及延
而已弗自保其身矣我家翁之澤於是而盡吾黨之
厄亦何相因至此邪聞訃之日執紼之辰吾方在告

情莫得而伸也一觴之奠聊以致吾親而已嗚呼其
聞邪其弗聞邪尚饗

葬家婦告墓文

維正德元年歲次丙寅三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孝
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顯祖考顯考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府君 顯曾祖妣顯祖妣顯妣贈一品夫
人之墓曰茲者合葬家婦潘氏于長男先之壙此
兒此婦聰明孝順能事鬼神靈其庇之俾永永相從
于此也嗚呼痛哉謹告

又

汝爹吾先茲者合葬汝婦潘氏于汝墓惟汝夫婦
其無復養我及汝母也嗚呼痛哉

祭海鈞蕭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病告初起乃能以辦香足帛遙祭
于朝列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海鈞蕭公之靈
曰我友天下為士實難定山有莊南屏有潘公起東
徼周旋其間窮滯太學達登諫垣謫郡蠻陬佐憲閩
藩地歷險夷事異悲歡凡今之人辟難求安難進易
退惟公有焉義重金石情傾肺腑肝山限海隔神交意

傳自壯及老踰四十年世路將別盟言未寒千里一
訣下歸重泉凡今之人兩覆雲翻終始不負孰其能
然公哭我子有詩載編今我哭公匪銘曷宣手闕遺
書淚雨涓涓日望飛旒心旌懸懸祭酒而弔哀何可
言尚饗

祭劉舅文

嗚呼哀哉吾母之黨獨吾舅存骨肉之喜豈惟似人
壯別天闕晚歸玉門聚散欣戚餘三十春今忽棄
我唔疇與親哭不憑棺奠不繞墳寧我忍心我疾在
身公則諒我九泉有聞曷以慰公視我銘文一真而

訣哀胡可云嗚呼痛哉尚饗

祭曾尚書文

人生會聚可謂甚難南北殊蹤壯老異觀惟今之悲
乃昔之歡凡我同年迭倡交和朝必充廷宴必盈
坐惟今之弔乃昔之賀過公之門鄰哀卷憐登公之
堂男涕女漣挹公儀容不見周旋聽公音聲不聞笑
言公壽實希年既踰七公官實高品既登一公名不
隳公行可述公無往憾我自公卹陳詞敘哀痛我芬
苾平生之交於此永畢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錦水文

維公之先自越移燕我亦楚徙如萍水然絲蘿之緣
以世以年公以武顯有位有權有守有為有行與言
終始之際儒生所難公壽已希胡不少延病起而弔
哭憑其棺公子公孫衰絰在前公不我迂悠悠九泉
靈輻駕矣何日而遷辭以奠之有淚沈瀾嗚呼尚饗

祭老王文

正德四年十月初七日老兄王彥實既殯歛十日矣
西涯居士遣兒子兆蕃以常饌俗語為文而祭之曰
嗚呼老王房山之方樹村之莊有穀為我箱有粟為
我筐夏不擇雨水冬不避雪與霜小西門之墳曩言

村之鄉遷我老父葬我兩郎內為我造壙外為我築
塋視我疾病助我婚喪自我記事如夢一場凡我骨
肉一存九亡豈無後生不如老蒼嗚呼老王少而辛
勤老而善良不惱我公事不倚我勢強汝病思我我
豈汝忘竟不見而死如何不傷今我平汝汝不下堂
妻號于前子哭于傍汝不通文章而知我心腸供汝
以酒肉告汝以家常汝知乎不知哀哉老王

孔氏女大歛告文

維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月甲申朔越二十七日庚
戌汝爹及汝娘以官酒家食告于孔氏女之靈曰吾

女生于此既嫁而歸卒于此歛于此吾老矣猶及見
焉嗚呼痛哉

祭孔氏女文

維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癸丑朔越二十七日
已卯汝爹汝娘暨闔宅尊幼人等以剛鬣柔毛庶羞
之奠祭于亡女孔宗婦之靈曰嗚呼痛哉我女之生
玉韞珠藏我女之嫁鳳翥鸞翔我女之行山遙水長
椿萱並茂琴瑟相將麻封至組相祀烝嘗我女不樂
懷翁戀娘廟庭赫奕府第輝煌莊田遍野桑棗成行
我女不樂言非故鄉我女歸靈歡聲滿堂我女疾病

舉家皇皇疇昔之夜我夢不祥我女告終竹死蘭殤
無論骨肉鄰嗟道傷婆與汝棺毋掃汝房棄汝樂餌
還汝衣裳含汝歛汝汝夫在旁我女何女質美德良
我生何生有女無郎汝弟既沒汝兄亦亡嗟我老矣
形單影隻觸物感事摧肝裂腸今日何日景物異常
雪慘風淒雲日無光昔汝別時涕淚淋漓今汝去矣
形聲渺茫求之不得四顧傍徨我有官酒汝不復觴
我有家食汝不復嘗吁其逝也何日而忘嗚呼痛哉
尚饗

孔氏女祖奠文

十一月癸未

維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癸未朔孔氏女之喪
將發汝爹暨汝娘以酒食之奠哭而送之曰李氏之
女孔氏之婦婦寧我家返葬其墓禮也則然亦維命
故汝之體鬼歸則有處矣鬼之來兮其尚能下年而
一度也邪嗚呼痛哉尚饗
祠堂成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八月戊寅朔越六日癸未孝
玄孫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陽敢昭告于顯高祖考慶士
府君顯高祖妣譚氏顯曾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曾
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顯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祖
妣贈一品夫人陳氏顯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妣贈一
品夫人劉氏曰粵自幼齡屢遷第宅比居茲地十有
四年墓域已成家祠尚隘比因兩潦上漏旁歌怵惕
警心悲傷次骨乃勤新構稍拓舊規面陽背陰昭穆
並序棲靈有所抱痛無窮仰冀恩慈俯垂鑒佑謹告

祭方石先生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八月戊寅朔越十二日己丑
具官友生李東陽乃能以辨香死帛遙祭于故通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贈尚書謚文肅方石謝先生之靈
曰嗚呼士有曠世而相感終身而不相信者是非可
以咲貌為亦不可以口舌論也或符契之左右或鈞
鑿之圓方間之而不能使之離強之而不能使其常
蓋嘗有槩於聚散而局能無意於存亡方其並舉甲
第聯步詞林忘年合誼異地同襟以文字相廟以道
義相箴諒羣衆人而得此予不自知其何心及事志
薄功名趣懷高尚回車乎九達之間振衣乎

上顧勲業之未終託文章以自放是宜稱國士而有
光齒前賢而無讓者也嗚呼我志君字公行我知神
道之銘匪我其誰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者吾嘗聞之矣豈但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
惜往日之不再歎人生之有涯而已邪尚饗

刻字法手藁成告考墓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十月戊寅朔越三日庚辰孝
男具官東陽謹以刻成永字八法手藁一部焚于我
顯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懋菴府君之墓為文而告曰嗚呼惟

我先考精通楷書推行永字八法定為變化三十二
勢結構八十四式婦之獨見成一家言手澤尚存紙
墨多缺業慙授簡力愧揚名懼夫積歲愈深幽光遂
泯含羞抱痛死有餘辜乃屬太原宋顯摹勒大字風
神體格幸免遺譌東陽仍取全編手自謄寫統令上
石數月而成追念劬勞敢志教育有身莫贖欲報何
能徒以衰老之餘年粗畢平生之一事尊靈如在鑒
此虔誠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謹告

孔氏女期年祭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十月戊寅朔越二十三日庚

子汝爹暨汝娘就衍聖公京第祭于亡女孔宗婦之
靈曰去歲茲辰父號母啼今歲茲辰夫行而婦不隨
汝婚于斯汝殯于斯汝葬何處汝魂何依嫁汝以時
飲汝以儀葬不汝視我心實悲不哭汝于林袒酌汝
以卮我服既報夫喪既期歎浮生之如夢嗟往事之
難追汝其歸乎其不歸乎香莫知其所之也嗚呼哀
哉嗚呼痛哉

祭岳孝田文

君出名族實生以文自致業文以文為詩為書服養
帝都武有闕閱文有範模受學以文為詩為書服養

二親惟田惟車北越關塞南遊江湖抱質好義匪達
是圖教子成名以老自娛君之少也桂發蘭敷君之
老矣竹瘁松枯中年一病不下庭除疇昔之月騎而
過予君來歡忻君去歔歔曾不踰望幽明頓殊汝妹
既逝汝甥亦殂感念今昨哀何可紓哭不憑棺送不
在途緘辭一奠有淚漣如嗚呼我尚饗

懷麓堂文後集卷之十五

